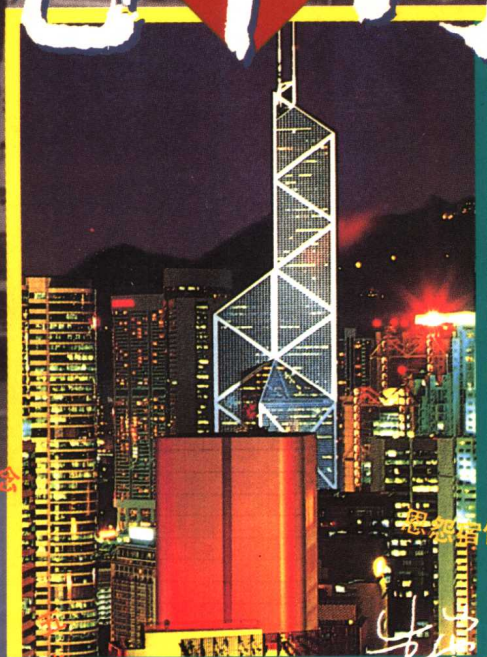


FENGZHONGDENG

朱崇山

风中灯



东西融汇的文化观念

恩怨情仇、悲欢离合，曲折坎坷

光
彩
十
色
的
生
活
方
式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失落、徘徊、欢欣

风中灯

恩怨宿仇，悲欢离合，曲折坎坷

过眼百年如风灯

东西融汇的文化观念，五光十色的生活方式

朱崇山

FENG ZHONG DENG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丁元昌

封面设计：王志伟

风 中 灯

朱崇山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7.625 插页2 字数365,000

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500册

ISBN 7-5321-1558-5/I·1243 定价：25.00元

—

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一年，除夕。

香港的天空越来越拥挤。璀璨瑰丽的圣诞灯饰从天上泻下来。人流车潮，天蓝地绿。

港口英军基地灯火通明，一门擦拭得锃亮的古老小钢炮，指向漆黑的海空。四周洋溢着节日的热烈气氛。

一声炮响。

一片欢笑。

今晚，人们惊讶地发现金发潇洒的杜尼西没有上台，而是由他的儿子杜尼斯主持鸣炮仪式。按惯例，每年元旦鸣炮的古老仪式，由太和洋行大班主持。今晚的例外，使与会者猜测不已。记者们顿时活跃起来。杜尼斯悄然出现在社会名流、达官贵人群里，站在不显眼的地方。他年轻英俊，一身黑礼服，光采焕然。在杜尼斯家族历届总裁中，他是最年轻的一个。当前，时局极其敏感，太和洋行的一举一动，都左右着市场的寒暑表。若是易帅，对香港前景孰明孰暗？杜尼斯身旁有

一位漂亮的黑发姑娘。她默默含笑，脸色有点苍白。可她很快就人群中消失了。

炮声已淹没在人们欢腾的热浪里。

一门古老的小钢炮，一位洋行大班，组合成一个古老的带泪仪式，这就是香港的历史。

历史常常由偶然的方块砌成必然的轨道。大约在十九世纪初，老杜尼斯从东印度公司，只身来到香港，开设太和洋行。他老板伙计兼于一身。当年香港是个渔岛，时有船只在此避风泊岸储水，西环那边有一行稀稀落落的店铺。老杜尼斯靠贩卖鸦片起家，一本万利。不久，他已拥有船队，纵横四海。每日正午，太和洋行鸣炮报时。船队远航归来进港也朝天鸣炮，以示显赫。英军侵占香港之后，英国女王钦定为元旦鸣炮仪式。这至尊至贵的点火权，当然非杜氏莫属了。

这内里含有英国女王恩典之爱。虽说老杜尼斯身在商界，却屡屡提供侵华的重要军事情报，功勋卓著。其实，老杜尼斯已集军政商于一身，港督也要谦让他几分。自此，由当位的太和洋行大班，执掌元旦鸣炮仪式。世代相传。老杜尼斯始料不及，这一任下来竟又延绵了一百多年。杜尼斯家族一直隐隐现现地主宰着香港的历史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
然而，这门米字旗的钢炮，在南中国海这个港口上空回响，终究还是个感叹号啊！随着岁月的洗礼，苦行的折磨，炮响的羞辱已在人们心上渐渐淡忘了。难怪人们说历史是个百依百顺的女人。

她怅然地倚着岸边的铁栅栏。天空墨黑，海风迎面拂来，扬起了她那一头秀发。

“对不起！”杜尼斯气喘吁吁地找到她，道歉说。

“你看呢？”她眨了一下美丽的大眼睛。

“我只想给你一个惊喜……”他事先没对她说上任总裁的事，也没告诉她今夜的礼炮仪式。

“我不该跟你来！”她为自己今晚在台上的尴尬角色感到难堪。她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当他杜家的媳妇。

“……”

“你伤害了我的自尊。”

她讨厌历史。历史是一堆陈旧腐朽之物，但她读过历史。今晚，只有今晚，她千真万确地感到历史还活着。

“我再向您道歉。”他暗自吃了一惊。他从未见过她这样恼火。

她，孔希伦，漂亮矫健，潇洒大方。英国剑桥大学有名的潇洒小姐。素以轻轻松松读书，轻轻松松生活而闻名遐迩。他俩是同学，修电脑。临考试，她照样看电影，上舞会，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，软硬件都上手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博士学位。她的英法德日和意大利文，都流畅通晓。问及这方面的秘诀，她笑道：“谁叫你不出门旅游！”杜尼斯也是个公认的漂亮王子。他不惜一切苦苦地追求她。他喜欢她的美丽大方，喜欢她的活泼开朗。有一回，她从欧洲回来。他对她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为了学法语才去欧洲。”她眨巴着眼睛，用纯熟的法语说：“我是为了去法国才学法语的。记住，你我都应该是世界人！”世界人？她认为人有两重性，本国人和世界人。她

自己更多的是世界人。因此，她到世界哪个地方都能很快适应，从饮食起居，风土人情，到学会土话。

他惘然。这位潇洒的世界人，竟深藏着如此执著的民族自尊。她的生活依然是西方的天东方的地。

“你今晚很得意，也很得体。”孔希伦埋怨说，“但你该事先告诉我，让我自己去选择。”

“惹你生气了，我还得意些什么？”

“好了，我不生气了！”孔希伦微笑着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他搂着她，贴着她的脸。

“今晚你是怎样想的？”她轻声问。

他凝望着她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前几天，爸爸对我说你去当太和洋行总裁，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想到今晚真的推我上台当这末代洋行大班。”

“末代大班？”她笑出声来，亏他想出这个酸味的词。

“公元一九九七年香港归还期，到时我不满四十岁，岂不是末代吗？我倒霉透了。”

“哦，我忘记了，真的，没想过。”孔希伦噗哧一声笑了。洋行大班这个古老得可笑的称谓。嘿，他是大班呢！她感到很难把这两者黏在一块儿。

“末代是个悲剧，没落了呀！”

“世界这么大，这里是末代，那儿是开篇。命运握在自己手上。”她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你好嘢！”他用广东话说。

她眨巴着眼睛，望着他。“我头一回看见你发愁。怎么啦，不想活了？”

“记住，你有一双脚，任意走到你喜欢的地方，世界人嘛！”
他把她要说的话先说了。

“就是这样！”她紧紧地搂着他。生活无须给自己添上一根绳索，走到哪里算到哪里。

星空。灯光。靠码头的一艘白色意大利游艇，在黑色海浪里颠簸着。

“我请教你一个问题，你得坦白回答。”他说。

她点点头。

“面对一九九七，假如你是北京会怎样做？”

“收回。”她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香港不是好好的吗？盈利的天堂。”

“你不明白，这里面有个国家民族的面子，凡是炎黄子孙都会这样做的。”她停了停，望着他又说：“如果英国人聪明的话，先得过且过。”

“十足的北京腔！”他掩饰住内心的惊奇。她仿佛洞悉内情，完全是北京立场，没一丁点儿剑桥味。这是他没法想到的。

“呀，你变得多愁善感了。我是孔希伦，香港人，你清楚了吗？”她戏谑道。

他若有所思，皱了皱眉头说：“我明白你不愿嫁给我的理由。”

“你像一头笨驴。我没答应过嫁给你，也没说过不嫁给你。”她眯着眼笑，很迷人。

“你现在答应了！”

“我对你说，每年一度要陪你上今晚这个炮台，我厌烦死了！”

“我可以不当这个厌烦死了的大班！”

“嘿，不要江山要女人！”她啧啧地笑，“我不忍心让你作出如此大的牺牲。”

“反正是末代的，顶多不过十六年命，我不稀罕。”

“谢谢，我太感动了！”她依偎着他宽厚的胸膛。

黑浪，闪光。岸上又一重灯山火海，香港之夜万紫千红。

他瞧了瞧那艘白色游艇，说：“我陪你出海玩去。”

“不。”她紧闭着双唇。

他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忧愁，惆怅地瞧着手腕上的金表。
凌晨一时。

“该是我的生日了。”他自言自语。

“对不起，我差点给忘了。”她深感歉疚，“走，出海。”她兴奋地拥抱了他。

白色游艇嗖地一下飞驶而去，掀起一大串雪般的浪花。

“今晚你不像希伦！”

“花非花，常情呀！”

“东方玄学。”

“现在似我吗？”她吻着他。

“希伦……”

她紧紧地搂着他的颈项，亲着他，用柔软的双手捏搓着他肩头结实的肌肉。他抱起她，轻轻地放在雪白的床褥上，缓缓地解开她胸前的扣子，吻着她那丰满白嫩的乳房……

他俩紧紧地拥抱着，喘息着。

炮响，末代，太阳……全都一古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白色的游艇依然在海面上安静地颠簸着。

二

已近凌晨时分。

香港半山区,布满了贵族住宅别墅群落。

周围一片黑沉。树丛里只有东西对角的两座大宅,朝南窗口仍透出柔和的灯光。

东边是孔家,西边是杜家。

孔家电话铃响。

杜家电话铃响。

双方都邀请对方参与本公司总裁的任命,而双方都婉言推辞了。

孔家大宅。

孔希伦进门,吃了一惊。爷爷孔泰荣在书房里候门,还有父亲孔家元坐在爷爷身旁。我的天,发生了什么事?

她轻着脚走到爷爷跟前。爷爷老了,很少过问公司的事,更不要说她的事了。

“希伦，你刚才上了英军基地，又出了海，不累吗？”老人家微合着眼，缓慢地说。

“爷爷，你都知道了！”她吃了一惊。

“杜家的事情嘛！知道你同杜尼斯出去，儿子又接了老子的位，就这么一回事了。”

她惊讶，坐立不安。她从没在爷爷面前这样惶恐过。不过，她又觉得好玩，大抵这孔、杜两家的瓜葛烦着呢！

“我同杜尼斯在一起。”

“英国小子怎么样？”老人家问。

“人还好！”

“你想当杜家媳妇吗？”爷爷仿佛洞悉一切。

她摇了摇头。

“爷爷相信你有眼力。小心点，人是会变的。”老人家说完就闭上眼睛，默然。

书房里很寂静。父亲一声不吭坐着。

爷爷停了好一会儿，歇过气来，问：“家元，你给希伦谈过了？”

“谈过了！”孔家元回答。

老人家睁开眼朝孙女儿说：“由你接顺泰集团公司总裁的位。”

她点了点头。“爷爷你看呢？”她没想到，前天爸爸才说了句话，今晚爷爷就来真格的了。

“你行，要做就去做。”爷爷开心地笑了笑，“希伦乃丁男也。”霎时，老人家语调变得苍凉嘶哑了。

这该是孔泰荣最伤心的事，也可说是孔门不幸。孔氏祖居广东石马村，土改那年被挖了祖坟，暴晒经年，无人敢收拾。后来孔家元求子，有相士曰：佛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合之曰相好。武帝造银，天用龙，地用马，马驰于地上。滕公薨，送葬至东门外，驷马不行。踣地悲鸣。跑蹄下地。得石室。成石马。三千年。见白日。后谓之马冢。冢乃石马之根。今挖了冢。断根也。此绝丁之孽。之后，孔家元连生三女。他黯黯泪下，此天意也。既不纳妾，也不续弦。郁郁不乐。虽说孔家在大陆的财物，悉数被没收，但终不及挖祖坟这一着，令人伤透了心，寒彻了骨髓。

老人家脸色苍白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的悲慨，令心灵的阴影显得更沉了。他认命，儿子也认命。可堪慰藉的是三个孙女儿一表人才。大孙女文质彬彬，建筑学硕士；二孙女精明伶俐，经济学硕士；三孙女多才多艺，可成大器。况且大女婿何大伟头脑清醒，通情达理，运筹帷幄，乃有用之材。至于顺泰公司总裁之任，他已颇费心思。大孙女无意经商，二孙女已入英籍，月亮也是伦敦的圆。由孙女婿挑梁未尝不可，但他一再推辞，老人家也不便勉强。父子俩再三思量，还是由三孙女孔希伦接任为宜。三孙女本来无心继承父业，也不愿从商，但爷爷熟悉孙女脾性，只要老人家开口，能做到的她都会去做。果然如此，孔家元向女儿一提出，她就爽快答应。这一点，老人家十分欣赏，认为属将帅之度量。作为孔氏家族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大心愿。

孔泰荣还有一桩心愿未了。去岁，大陆的春风泽及香港，家乡族人透露，政府有意思给孔家平反，承认挖坟没收财物之

错，恢复名誉，云云。老爷爷闻说自是欢喜，财物之事值得了多少，但愿祖坟得以安置妥当，以慰祖先在天之灵。至于当地政府是否真有此意，老人半信半疑，唯顺其自然是了。他本人期望在有生之年，目睹祖坟之整容，死可瞑目矣！不过，老人还久藏心事一桩。香港沦陷时，他被关在赤柱集中营，货物轮船全被日本人没收了。孔家元年小，带着弟弟孔家泰四处流浪。孔家泰血性刚烈，有一回遇上一日军强奸民女，他愤怒不已，刺死了日寇。之后便失踪了。从此杳无音信。后来才知道孔家泰悄悄地加入了东江抗日纵队的小鬼队。也许人长得高大，竟得随军北撤。解放后，又碍于祖坟被挖，更是六亲不认了。老人家一直感到内疚，夜深人静，心如刀割。家中大小唯孔家泰受苦最多，自小失去了父母的爱。近几年，每当感到心灵孤寂凄然，便越发盼望早日见到孔家泰。虽明知渺茫苍宇，仍虔诚守候。有道是，世事如烟！

老人家朝身旁的儿子说：“家元，祖宗密宗，你给希伦谈吧！”他瞧了一眼墙上挂着的太祖母的肖像，便闭口不说了。

孔家元遵嘱端上一个精致的雕花樟木盒子，放在太祖母肖像下的书桌上。太祖母像是镶在黑木镜框里的一幅木炭画。年轻时的太祖母眉清目秀，是个美人。

孔希伦望着爸爸，满腹狐疑。举行个什么古老仪式？她情不自禁地盯着墙上漂亮的太祖母像。她从小就爱上这张秀气美丽的脸儿，还有梳得光滑的一头黑发。她不止一次地问过，为啥看不到太祖父呢？

她屏住气在听着。

父亲的声音是这样庄重。孔家凡接任买办和总裁位，都得经家长任命。这家传密宗只限于任总裁的知道。孔希伦是孔家第五代子孙。

她这时候才明白，姐姐她们不在的原因。

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。

这密宗藏在樟木盒子里。一张右半边的玉珮拓本。这块玉珮杜、孔两家各持一瓣。老杜尼斯留下遗嘱，杜氏家产得经两瓣玉珮拼合，方准分配。至于分配内容也许只有主持律师才知道。太和洋行买办职务向来由孔氏担任，一直到爷爷孔泰荣任内。后来爷爷自立门户开设顺泰公司，才辞去买办一职。从此，这半块玉珮成了秘密。眼前，她只看到一张玉珮拓本，那半块玉珮在哪里呢？是否仍在爷爷手上？老人家不言谁也不得而知。况且几经战乱，香港沦陷，更加扑朔迷离了。

她感到惊异，老杜尼斯遗嘱！难怪爷爷这样关注着杜家的事，为什么？

孔家元在顺泰集团公司总裁任命书上签字。在客厅里候坐着的律师，走进书房来公证。

“爷爷，那老杜尼斯……”她突然问。

“你跟杜尼斯是同一个太祖父呀！”爷爷睁开眼睛望着孙女儿说。

她心里为之一震。她似乎已触摸到玉珮微微颤动的频率，杜、孔两门恩怨有几深啊！她有点头昏目眩，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被牵入了一个陈旧的世界。天呀，第五代！五代人的恩怨竟会在她身上延续。她听了爷爷那句可怕的话的第一反应非常明确：摆脱它，唾弃这历史的废堆。

杜家大宅。

靠南面书房仍漏出亮光。

杜尼斯匆匆走了进来。

他父亲杜尼西坐在书桌前，旁边是他的律师。杜尼西金发魁梧，满脸英气，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还年轻。杜尼斯酷似父亲，骤眼看去，好像两兄弟般模样。

也许是太祖父老杜尼斯留下来的杜家惯例，太和洋行总裁任命由家长签署。律师公证之后，才宣读老杜尼斯的遗言之一，验证杜尼西所持有的半块晶莹碧翠的玉珮。还是老杜尼斯的那句老话，杜氏家产得由两瓣玉珮拼合，双方认同才准予分配，云云。

书房里只有三个人，很静寂。窗外，紫荆树影婆娑，虫声啾啾，夜显得更黑沉了。

杜尼斯听到玉珮右半块由孔家持有时，心头猛烈一震。他第一个考虑的是自己同孔希伦的血缘关系。活见鬼，已是五代一百多年前遗下的孽种！他这才醒悟，父亲为啥如此关注着孔家的动向。也许太和集团基金会的组成，由此形式来维系着这个巨型集团的存在，该是同这小小的半块玉珮联在一起。他拿在手里，端详着这块神秘莫测的异物。左半块，碧透晶莹，镂空了的龙凤呈祥，花纹精致，霞光斑斑，美丽极了。他感到手心上很沉，很冰凉，冰冷冷的渗进骨髓里去了。他不敢相信，这历史的朽木竟然刺入他俩之间里来。

他很想知道太祖父老杜尼斯，为何要这样做，遗嘱里究竟写了些什么。然而，这份遗嘱蜡封好了的，由主持律师保管

着，存放在英国伦敦一间银行保险箱里。但有一点他是明白的，打开这个杜家最大秘密的钥匙就持在孔氏手上，说不准是在孔希伦手上呢！

杜尼西把这半块玉珮交还律师保管。

“那另外半块玉珮，我没见过，你祖父也没见过。”他平静地对儿子说，“也许还在孔泰荣手上。”经历了战乱沦陷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的。

“我的儿子，你往后就得同孔氏打交道了，结果会怎样，我也不知道。”父亲没有给他谈更多的东西。从伦敦剑桥大学回香港之后，他没察觉出爸爸同孔家的往来。表面上看，两家如同陌路人一样，很少交往。

“爸爸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仿佛一只迷途的羔羊，我什么都不明白。”

“放心好了。我那时候同你现在一样，心里乱得很，不就走过来了？一切都会变得很好的。”

杜尼斯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跟孔希伦她们熟悉，相信会过得去的。”

父亲显得异常冷静。“你该重视的是 Mr.何大伟，将来能左右香港经济的将会是他的集团。当然也算是孔家集团。”停了好一会儿他又说：“我看他是归属于‘西方的天，东方的地’的人物。这将取决于时局，北京的政策和伦敦的态度了。”

此刻，杜尼斯心乱如麻。他不晓得孔希伦会怎样想，但他相信她也和自己一样，处于蒙昧状态。无论如何，他得和孔希伦谈个明白。

杜尼西看出儿子的复杂心情。此后一切由他自己处置。

随后，他告诉儿子，伦敦唐宁街最近会有个大动作，对香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从现在开始，唐宁街有关香港事务的咨询，全由杜尼斯出面。

他呆住了，好像一副沉重的杠铃，突然压了下来。他什么也听不进去，心里只想着孔希伦。他预感到她也同他一样心肌麻痺了。

夜是那么寂静，天是那样黑沉，海面上船只游动着的灯火，宛如天上闪烁着的星星。

也许，历史正踏入一个新的纪元。